



江河日月

冯俊科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江河日月

冯俊科 著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江河日月 / 冯俊科著. —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1

ISBN 978-7-02-008700-6

I. ①江… II. ①冯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164132 号

责任编辑 侯群雄

责任印制 王景林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制 北京瑞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300 千字

开 本 710×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 16

版 次 2011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08700-6

定 价 38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 01065233595

江河日月

浮生聚散云相似，
往事冥微梦一般。
故乡今夜思千里，
霜鬓明朝又一年。

注：此为集句诗，分别集自唐代诗人张继的《重经巴丘》和高适的《除夜作》。

前 言

中国河南省温县，南临黄河水，北望太行山，是陈式太极拳的发源地，也是三国时期著名政治家、军事家司马懿和晋武帝司马炎故乡。20世纪50年代初，我出生在这个县的一个普通农村。此后的18年间，我在故乡经历了中国进行的反右派、大跃进、人民公社、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等运动，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。这些政治运动和灾难岁月对中国以后半个多世纪的发展，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，也给我留下了永生的记忆。

这部作品就是中国农村那一历史阶段生活的缩影。

生养我的村子很小，千把口人，瓦房少，草房多，没有一条正经街道。对于村里人来说，村子就是他们生活中的大世界。村子离县城虽然只有四华里，但我的奶奶一辈子去县城的次数并不多。外祖父家离县城不到20里地，村里有人竟然一辈子没有去过县城。在邓小平带领中国进行改革开放前，村里的小人物们，一生都在这块土地上劳动、流汗、娶妻、嫁汉、繁衍生息。我小时候，村里的大队书记、大队长、小队长，像作品中的铁安、王老虎、王老满、老跑、马细、谭老四等都是大人物。最大的人物是人民公社驻村工作组的老靳、老×们。村人看见他们就两眼恐惧，听见他们说话就

两腿发抖。因为这些人就是村里的皇帝，他们的话就是圣旨，对村里人有生杀予夺大权。比如“悲剧人物王增”、被逼疯的村妇“憨俊”、“上吊自杀的老黑妈”等小人物的悲剧，也都是那些大人物造成的。小人物们为了活命而得到一把麦籽、一块红薯、几穗老玉米、几棵青菜等，会被游街、批斗，有人会被逼傻、逼疯，还有人为了它们竟付出生命。小人物们虽然卑微，却勤劳、朴实、善良，关键时候很勇敢，敢于以命相拼。我在反映这些小人物的笔墨中，处处流淌出令人心酸、心痛、心颤和无奈之情。

村中的大人物们都曾威风一时，结局却各不相同：有的很惨，比如法爷、天法、老跑等；有些人正直仗义，敢作敢为，比如杠爷、王冲水等；也有些人极端自私猥琐、灵魂肮脏，比如《八队队长谭老四》，我用大量的篇幅描写了他对村民的粗暴和凶恶，最后把他最肮脏龌龊的行为猛然托出，令谭老四无地自容，更令读者感到无比意外和震惊。我把这些五光十色的人物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，令人深思、回味和反省。

中国进行改革开放30多年来，故乡面貌发生了巨变。我在反映故乡巨变的同时，又从另一个色度进行了更深层次的反思：自然科学的每一种进步，从某种意义上说来也是一种退步。人类对自然界的征服，同时就蕴涵着自然界对人类的报复。比如，大地方不允许再办的化肥厂、塑料厂、造纸厂、化工厂、水泥厂等，村里以引进先进技术、发展地方经济的名义，搬了过来。连尾气排放严重超标的汽车，也被廉价买来享用。十多年间，良田耕地锐减，水位急剧下降，大树全被伐光，空气污染严重，各种癌症病人、呆傻聋哑儿童不断增多。小地方的人们被短期利益所迷惑，终于酿成了灾难性

的恶果。作品《黄河滩》、《水愁》、《地愁》、《树愁》、《梨花村》和《老槐树》等反映的现实，都深刻教训了小地方的人们。

茅盾文学奖得主、著名作家周大新，因为与我有着很多相同的经历，所思所想都有共同之处，读后觉得作品“质朴而饱含真情”，“文字妙趣横生”，“给人一种听童话般的感觉”，“获得了一种探秘般的阅读快感”，有一种分外的亲切和感动。

CONTENTS 目 录

前 言 001

浮生聚散云相似

法爷与杠爷·····	003
没名烈士·····	008
两个老虎·····	012
胆大的旺爷·····	017
白眼狼广叔·····	022
咬蛋虫吴亩三·····	026
痞子狗旺·····	032
天杀的天法·····	038
劊猪匠牛小方·····	042
老瞌睡郑林·····	047
憨 俊·····	051
刘氏豫乡厨·····	056
辛山和狗·····	059
辛民的车谣·····	063

往事冥微梦一般

悲剧人物王增·····	069
回乡知青丁茂·····	074
老干部江岳·····	081
上吊自尽的老黑妈·····	087
农会主席麦垛·····	093
战斗队长马细·····	099
标语能手王老标·····	105
追星者癩根·····	110
古 伯·····	116
大雪中死去的老瘫·····	122
聋哑人的儿子荒草·····	127
儿 子·····	130
八队队长谭老四·····	137
九队队长老跑·····	146

故乡今夜思千里

燃烧的玉米地·····	153
大跃进的夜晚·····	162
洗 澡·····	167

小时候听广播·····	172
第一次吃牛肉·····	175
过 年·····	179
农村的顺口溜·····	185
忆苦思甜·····	189
分 菜·····	194

霜鬓明朝又一年

春 雨·····	201
村 夜·····	205
村 烟·····	211
水 愁·····	215
地 愁·····	217
树 愁·····	220
溟 河·····	223
老槐树·····	227
梨花村·····	231
黄河滩·····	236

浮生聚散云相似

法爷与杠爷

法爷的名字叫什么，我并不知道，只知道他和我曾祖父的父亲同辈。奶奶说，她从来没见过法爷。关于法爷的事，我是从父亲那儿听来的。而父亲说，他也没见过法爷，关于法爷的事，是听他爷爷说的。尽管这样，我对法爷的印象却十分深刻。

最初听到法爷的事，起因于村后那口井。那口井的四周长满半人深的荒草，一棵老梨树一人抱不住，斜长在井台上，有时候，可以看见一条米黄色、小碗口粗的大蛇盘在树杈上，一动也不动。村中的老人们都说，那就是法爷。神得很，只要法爷一上梨树，老天准下雨。至于井口有多大，井水有多深，从来没人敢去看过。谁家的小孩如果淘气，大人会说：“再淘气把你送给后地的老法。”孩子果然老实了许多。

法爷和那口井，确实显得阴森可怕。

小时候，我们出于好奇，放学后站在离井台不远的地方，拿一块石头朝井口的方向扔去，不等听见井水响，便撒腿就跑。边跑边喊：

“快跑哇，老法爷追来了，老法爷追来了！”

法爷是一百多年前被人捆着扔进这口井的，至今井中还留着他

的尸骨。

法爷年轻时，曾当过清朝大炮队队长。据父亲描绘，他长着一双牛眼，络腮胡子，虎背熊腰，力大无比。双手能提起一头牛，一脚能踢死一头猪。法爷心狠手辣、脾气暴躁，村中无人敢惹。虽然冯姓在村中不是大户，但因为有了法爷，冯氏家族的大人小孩，出门在外都腰杆挺直，说话气盛。碰巧冯家还有一位杠爷，也不是善茬，七尺多高的个子，是清朝的武秀才，一马三箭风夺巢，百十斤重的大刀抡起来呼呼作响，开封府比武时夺过魁。法爷和杠爷是远房兄弟，二人年轻时结过仇。原因是法爷人长相凶狠，杠爷人长得秀气。法爷相媳妇定亲时，他娘怕女方不同意，便让杠爷顶替去相了亲。谁知新媳妇长得十分漂亮，娶回来后杠爷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去相的女人却同法爷进了洞房，心中很不是滋味。而法爷见这么好的媳妇竟让杠爷替自己去相亲，也觉得十分窝囊。两人心中就有了隔绊。后来，法爷进了大清炮队，很少回家，而他媳妇却怀上了孩子，有人说，那孩子是杠爷的。法爷与杠爷之间的仇气就越来越大。村中和家族中的事只要有一人在场，另一个扭头就走。偶尔碰到一起，有事没事常拌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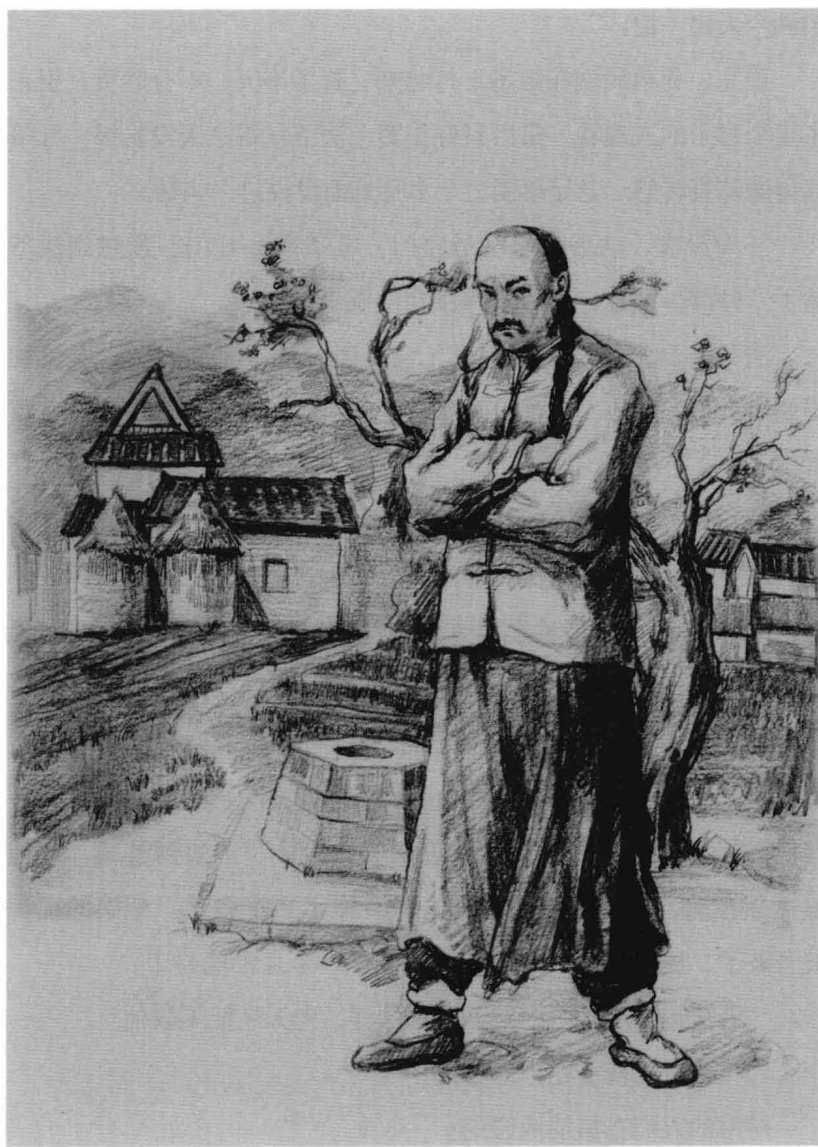
一天，村中饭场上人们正在摆龙门阵。法爷说：“日他娘，夜隔城南门口法场上毁人，刀斧手两刀才砍下人头，真他娘的笨。”

杠爷说：“你别吹，你要去弄不好会砍三刀。”

法爷说：“放屁，当年大炮队在山海关打洋人，老子一刀劈过仨。”

杠爷轻蔑地一笑：“怕是三刀砍一个吧！”

法爷恼起来：“看样子信不过我是不是？你刚才要不是放屁，



法爷是一百多年前被人捆着扔进这口井的，至今井中还留着他的尸骨。

咱俩今天比一比。”

说完，兄弟俩就在饭场上打起来。打了半天，不分胜负，引来了半个村子的人观看。最后只好作罢。法爷气得三天没吃饭，杠爷气得满院直转悠。老兄弟俩三个多月见面没说过一句话。

一天深夜，法爷去敲杠爷家门。杠爷刚一开门，没想到法爷抬手“砰砰”两枪，杠爷应声倒在门洞里。

法爷转身走了，走没多远，又转回到杠爷家的房后，听见杠奶奶和儿媳妇们长一声短一声地在哭。法爷冷笑一声，消失在夜幕中。

第二天，杠爷家门前搭起了灵棚，一副黑漆漆的棺材摆在中间。吊丧过后，一家人哭哭啼啼把杠爷埋进了祖坟。

没了杠爷，法爷在村中就更加威风了。他说东，没人敢说西。他要笑，众人都得跟他笑。他要怒，全村没人敢吭声。法爷成了村中的一霸。最遭众人厌的是法爷对自己的亲娘下手也狠，不知是当年因为让杠爷替他去相亲还是别的什么原因，他娘常常遭他辱骂。有一次，他娘进城没回家做饭，法爷追到县城，把他娘推翻在地，抓住他娘的小脚，一直拖了二里多地。他娘的棉裤被磨破了，屁股上扎了许多蒺藜，躺下三个月没能起床。

“老法怕活不长了，对他娘都这样，老天还能不收他？”

“唉，过去杠爷在，他哪敢！”

村中的人们在悄悄地议论。

突然，有一天早上，人们敢大声说话了：

“听说老法死了，昨晚上被人捆着摔井里了。”

“活该，活该，老天有眼啊！”

人们纷纷跑到村北那口井边，见井口的四周盘踏着许多脚印。显然，法爷在这里挣扎了多时，围着井口转了好几圈，不愿进去，但最后还是被摔进井里了。

人们正在议论，想不到杠爷竟突然出现了。原来，那天杠爷并没有被打死。他开门一看是法爷，知道来者不善，赶忙将身子往旁边一闪，法爷枪没打到要害部位。杠爷是机灵人，身上也没带家伙，便倒在地上装死。等法爷一走，杠爷赶忙爬起来，插上大门，叫老伴、儿媳们纷纷往死里哭。因为他知道法爷狠，听不到哭声还会再来。杠爷被假埋之后，便隐姓埋名到开封府治好了枪伤。

看着众人那惊异的样子，杠爷和善地笑着说：

“老少爷们，俺法兄弟既然被人放进了这口井里，我看就也是他的万年吉地，就让他在这口井里待着吧。我这儿还有些银圆，咱们再打一眼新井吧！”

就这样，法爷在这口井里一直待到了现在。